

明高僧傳卷第四

十四

明天台山慈雲禪寺沙門釋如惺撰

習禪篇第三之一

正傳二十二人
附見十二人

南宋明州天童寺沙門釋正覺傳一

木枯

成丹
霞淳

燕都慶壽寺沙門釋敎亨傳二

普照

臨安府徑山沙門釋宗杲傳三

平江虎邱寺沙門釋紹隆傳四

慶元育王山沙門釋端裕傳五

潭州大鴻山沙門釋法泰傳六

天台護國寺沙門釋景元傳七

臨安府靈隱寺沙門釋慧遠傳八

靈巖
徽

常德府文殊寺沙門釋道心傳九

潭州龍牙寺沙門釋智才傳十

溫州龍翔寺沙門釋士珪傳十一

宗範

建康華藏寺沙門釋安民傳十二

成都昭覺寺沙門釋道元傳十三

大別
道

平江府南峯沙門釋雲辯傳十四

玄空
圓

南康雲居寺沙門釋喜悟傳十五

隆興府黃龍寺沙門釋法中傳十六

華亭昭慶寺沙門釋法寧傳十七

衢州烏巨山沙門釋道行傳十八

安吉州何山沙門釋守珣傳十九

廣鑑
英

眉州象耳山沙門釋袁覺傳二十

性佛

明州天童寺沙門釋曇華傳二十一

臨安府靈隱寺沙門釋德光傳二十二

二光化吉月庵果
百丈叢

明州天童寺沙門釋正覺傳一

枯木成丹霞淳

釋正覺隰州李氏子也父諱宗道母趙氏誕師之夕光出於屋人皆異之年七歲日誦書數千言十三通五經七史一日乞從釋氏學無生法依郡之淨明寺本宗和尚薙髮受具戒於晉州慈雲寺智瓊和尚年十八游方因自訣曰若不發明大事誓不歸矣於是渡河首謁枯木成公於汝州久之無所入時丹霞淳禪師道價方盛乃頂笠造焉入門霞便問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師對曰井底蝦蟆吞却月三更不借夜明簾霞曰未在更道師擬議霞打一拂子曰又道不借師忽大悟作禮霞曰何不道取一句師曰某甲今日失錢遭罪霞曰未暇打你在且去值霞退居唐州大

乘寺師亦從焉宣和二年霞遷大洪俾掌記室三年遷首座時金粟智雪寶宗輩皆參隨之真歇了公住長蘆招師首衆未幾出主泗洲普照高宗建炎間住舒州之太平遷江之圓通能仁次補長蘆時寇首李在抄掠境上乃入寺衆懼奔散師獨危坐堂中但以善語諭之李在稽首餽金贍衆僧於是一方賴安寇靜又越二年乃渡浙之錢塘至明州禮補陀大士天童虛席郡守馳檄請師住持無何胡虜犯境虜至登嶺遙望嶺上若有神衛遂斂兵而退次年被旨主靈隱將行四衆號阻百鳥哀鳴師居天童三十年凡寺舍殿廊無不新者紹興二十七年九月朔別郡帥檀越七日還山飯客如常次辰索浴更衣端坐爲書燭後事訖書偈曰夢幻空花六十七年白

鳥煙沒秋水連天擲筆而逝詔謚曰宏智禪
師塔曰妙光

燕都慶壽寺沙門釋教亨傳二

普照寶

釋教亨字虛明濟州任城王氏子也先有汴京慈濟寺僧福安居任城有年精修白業繩素仰重一日赴齋於芒山村乃倚樹化去是夕示夢於女弟馮自彭村見其乘白馬而下曰我生於西陳村王光道家馮覺語母及其子三人夢皆同詰且至光道家詢之其母劉氏先夕亦夢安公求寄宿焉是日果誕亨乃拳右拇指似不能伸但瞬而未笑次日有同業僧福廣福堅聞而來謁見即呼云安兄無恙耶亨熟視舉手伸指而笑其母嘗臥師於室中若有人誦摩訶般若之聲及醉或以佛經酒杯試之竟取經卷素不如葷血見僧喜

從之遊人皆呼爲安山主故芒山村乃以師事碑於石紀其異年七歲出家依州之崇覺寺圓和尚薙染十三受大戒遇苦瓜先生相之曰此兒他日坐道場必領僧萬指年十五遊方聞鄭州普照寶和尚法席之盛於是荷錫自汴發足寶公夜夢慶雲如金芙蓉纍紛亂墜因語衆曰吾十年無夢矣今有此是何祥也翌日亨至寶獨異之師朝夕參叩寶亦痛劄之一日往睢陽忽馬上憶擊竹因緣凝情不散如入禪定將抵河津渾無知覺同行

舌

四

德滿呼曰此河津也亨驚遂下馬悲喜交集及歸涕以語寶公寶曰此僵人耳切須更甦轉動始得曾看日面佛公案否曰兒時已念得寶公笑曰我只教你叅諸方掉下底禪但再叅去自有得力處一日亨於雲堂靜坐忽

聞打板聲霍然證入遂呈偈曰日面月面流
星閃電若更遲疑面門著箭咄寶公曰我謾
汝不得也師後出世乃五坐道場若嵩山之

戒壇韶山之雲門鄭州之普照林溪之大覺
嵩山之法王次因金國丞相夾谷清臣請主

中都潭柘遷濟州普照未幾忽方丈後叢樹
中有一株亭亭高丈餘而羣鴉以次來巢狀
若浮圖上下十二級衆賀曰和尚佛法愈大
振乎不十日詔住慶壽寺衆常萬人三年繼
主少林法席大盛無何師引去乃徜徉於嵩
少之間或放歌或長嘯如是數年一日忽覺
四大絃緩杜門堅坐謝絕賓客至金興定己
卯七月十日誠其衆曰汝輩各自勤修索浴
說偈端坐而逝享年七十坐夏五十有八閻
維談如蓮華開合牙齒目睛不壞舍利無筭

師自兒時額有圓珠涌現於皮間至是爆然
飛去弟子分設利羅以建塔焉

臨安府徑山沙門釋宗杲傳三

釋宗高號大慧因居妙喜庵又稱妙喜產宣
州奚氏即雲峯悅之後身也靈根夙具慧性
生知年方十二即投慧雲齊公十七薙染初
遊洞宗之門洞宗者宿因師詞鋒之銳乃燃
臂香授其心印師不自肯棄去依湛堂準父
之不契湛堂因臥疾俾見圓悟悟居蜀昭覺
師踟躕未進一日聞詔遷悟住汴天寧喜曰
天賜此老與我也遂先日至天寧迎悟且自
計曰當終九夏若同諸方妄以我爲是者我
著無禪論去也值悟開堂舉僧問雲門如何
是諸佛出身處門曰東山水上行悟曰天寧
即不然只向他道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

師聞忽前後際斷悟曰也不易你到這田地但可惜死了不能活不疑言句是爲大病豈不見道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甦欺君不得須要信有這些道理於是令居擇木堂爲不釐務侍者日同仕夫不時入室一日悟與客飯次師不覺舉筋飯皆不入口悟笑曰這漢叅黃楊木禪到縮了也師曰如狗舐熱油鑷後聞悟室中問僧有句無句如藤倚樹話師遂問曰聞和尚當時在五祖曾問此話不知五祖道甚麼悟笑而不答師曰和尚當時既對衆問今說何妨悟不得已曰我問五祖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意旨如何祖曰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又問樹倒藤枯時如何祖曰相隨來也師當下釋然大悟曰我會也悟歷舉數段因緣詰之皆醉對無滯悟喜謂

千四

六

之曰始知吾不汝欺也乃著臨濟正宗記付之俾掌記室未幾圓悟返蜀師因韜晦結菴以居後度夏虎丘閱華嚴至第七地菩薩得無生法忍處忽洞明湛堂所示殃崛摩羅持鉢救產婦因緣宋紹興七年詔住雙徑一日圓悟訃音至師自撰文致祭即晚小叅舉僧問長沙南泉遷化向甚處去沙曰東村作驢西村作馬僧曰意旨如何沙曰要騎便騎要下便下若是徑山耶不然若有僧問圓悟先師遷化向甚處去向他道墮大阿鼻地獄意旨如何曰飢餐洋銅渴飲鐵汁還有人救得也無曰無人救得曰如何救不得曰是此老尋常茶飯十一年五月秦檜以師爲張九成黨毀其衣牒竄衡州二十六年十月詔移梅陽不久復其形服放還十一月詔住阿育王

二十八年降旨令師再住徑山大弘圓悟宗
旨辛巳春退居明月堂一夕衆見一星殞於
寺西流光赫然尋示微疾八月九日謂衆曰
吾翌日始行是夕五鼓手書遺表併囑後事
有僧了賢請偈師乃大書曰生也祇麼死也
子四祇麼有偈無偈是甚麼熱委然而逝世壽七十有五坐五十八夏謚曰普覺塔名寶光

平江府虎丘沙門釋紹隆傳四

釋紹隆和州舍山人也年九歲辭親投佛慧
院六年得度受具足戒精研律部五夏而後
遊方首訪長蘆信和尚得其大畧而已一日
見有僧傳圓悟勤禪師語至隆讀之歎曰想
口生液雖未得澆腸沃胃要且使人慶快第
恨未聆警咳耳遂至寶峯依湛堂次見黃龍
死心然後參圓悟一日入室圓悟問曰見見

之時見猶離見見不能及悟忽舉拳曰還見
麼隆曰見悟曰頭上安頭隆聞脫然契證悟
曰見箇甚麼隆對曰竹密不妨流水過悟肯
之俾掌藏鑰有僧問於圓悟曰隆藏主其
柔易若此烏能爲哉悟笑曰瞌睡虎耳後因
圓悟退老回蜀隆乃住邑之城西開聖宋建
炎結廬於桐峯之下郡守李光延居彰教次
遷虎丘道大顯著因追繹白雲端立祖堂故
事乃曰爲人之後不能躬行遺訓於義安乎
遂圖像奉安題讚其上達磨讚曰閩國人難
挽西携隻履歸只應熊耳月千古冷光輝百
丈讚曰迅雷吼破澄潭月當下曾經三日聾
去却膏肓必死疾叢林從此有家風開山明
教大師讚曰春至百花觸處開幽香旖旎襲
人來臨風無限深深意聲色堆中絕點埃蓋

白雲以百丈海禪師創建禪規之功宜配享
達磨可謂知本矣隆能遵行而爲讚又且發
明其道亦爲知禮者歟紹興丙辰示微恙加
趺而逝塔全身於寺之西南隅

系曰北宋三佛並唱演公之道惟佛果得其

十四

八

髓也而入佛果之室坐無畏床師子吼者又

不下十餘人獨後法嗣之繩繩直至我明嘉

隆猶有臭氣觸人巴鼻者妙喜與瞌睡虎之
齋耳他則三四傳便乃寂然無聲然此二老
可謂源遠流長者也當時稱二甘露門不亦

宜乎

慶元育王山沙門釋端裕傳五

釋端裕號佛智吳越錢王之裔也六世祖守
會稽因家焉師生而岐嶷眉目淵秀十四驅
烏於大善寺十八得度受具往依淨慈一禪

師未幾偶聞僧擊露柱曰你何不說禪裕忽
有微省去謁龍門遠甘露卓泐潭祥皆以頴
邁見推晚見圓悟於鍾阜一日悟問正法眼
藏向這瞎驢邊滅却即今是滅不滅曰請和
尚合取口好悟曰此猶未出常情裕擬對悟

擊之裕頓去所滯侍悟居天寧命掌記室尋
分座道聲藹著京西憲請開法丹霞次遷虎
丘徑山謝事徇平江道俗之請菴於西華閣
數稔勑居建康保寧後移蘇城萬壽及閩中
玄妙壽山西禪復被旨補靈隱慈寧皇太后

十五

九

幸韋王第召裕演法賜金襴袈裟乞歸西華
舊隱紹興戊辰秋赴育王之命上堂曰德山
入門便棒多向布袋裏埋蹤臨濟入門便喝
總在聲塵中出沒若是英靈衲子直須足下
風生超越古今途輒拈拄杖卓一下喝一喝

曰祇這個何似生若喚作棒喝瞌睡未惺不

喚作棒喝未識德山臨濟畢竟如何卓一下

曰總不得動著僧問如何是賓中賓裕曰你

是田庫奴僧曰如何是賓中主曰相逢猶莽
齒僧曰如何主中賓曰劍氣爍愁雲曰如何

是主中主師曰敲骨打髓裕蒞衆色必凜然

寢食不背衆唱道無倦紹興庚午十月初示
微疾至十八日首座法全請遺訓師曰盡此
心意以道相資語絕而逝火後目睛齒舌不
壞其地發光終夕得設利無筭踰月不絕黃

冠羅肇常平日問道於裕適外歸獨無所獲

羅念勤切方與客食咀噍間若有物吐哺則
設利也大如菽色若琥珀好事者持去遂再
拜於闈維所聞香匱有聲亟開所獲如前而
差紅潤門人奉遺骨分塔於鄒峯西華謐大

悟禪師

潭州大瀉山沙門釋法泰傳六

釋法泰號佛性漢州李氏子僧問理隨事變
該萬有而一片虛凝事逐理融等千差而咸
歸實際如何是理法界師曰山河大地曰如

何是事法界師曰萬象森羅曰如何是理事

無礙法界師曰東西南北曰如何是事事無
礙法界師曰上下四維上堂渺渺邈邈十方
該括坦蕩蕩絕形絕相目欲視而睛枯口
欲談而詞喪文殊普賢全無伎倆臨濟德山

不妨提唱龜吞陝府鐵牛蛇咬嘉州大象赫

得東海鯨魚直至如今肚脹上堂憶昔遊方
日獲得二種物一是金剛錐一是千聖骨持
行宇宙中氣岸高突兀如是三十年用之爲
準則而今年老矣一物知何物擲下金剛錐

擊碎千聖骨，拋向四衢道。不能更惜得，任意過浮生。
指南將作北，呼龜以爲鼈。喚豆以爲粟，從他明眼人。
笑我無繩墨。

天台護國寺沙門釋景元傳七

釋景元號此菴，溫州永嘉張氏子也。年十八

依靈山希拱和尚圓具戒，習台教三樞棄去。
謁圓悟勤禪師於鍾阜，聞僧讀死心和尚小
參語云：既迷須得箇悟，既悟須識悟。中迷迷
中悟，迷悟雙忘却。從無迷悟處建立一切法。

元聞而疑，即趨佛殿以手托開門扉，豁然大
徹。機辯逸發，圓悟目爲聲頭元侍者。悟自讚
像付之曰：生平只說聲頭禪，撞著聲頭如鐵
壁。脫却羅籠截腳跟，大地撮來墨漆黑。晚年
轉復沒刀刀奪金剛，椎碎窠窟他時要識圓
悟面。一爲渠儂併拈出自爾，錘彩埋光不求

聞達後，爲括蒼太守耿延禧幕。元欲致開法
南，明物色得元於台之報恩，迫其受命。僧問
三聖道：我逢人即出，出則不爲人意旨如何。
曰：八十翁翁嚼生鐵。僧又問興化道：我逢人
即不出，出則便爲人。又作麼生？曰：須彌頂上
浪翻空。元後示疾，請西堂應庵華付囑院事。
訓徒如常時，俄握拳而逝。茶毘得五色舍利
齒舌右拳不壞塔。於寺東北劉阮洞前，世壽
五十三。

系曰：大慧既雲峯悅之，再來可謂具大根器。
者尚受湛堂痛拶，不入至三十餘方觸圓悟。
鉗鎖始得大悟。今元公年方二十一，聽傍僧
讀死心語，便乃徹證其根器之利，過於大慧。
槩可知也。出世初住南明，終居護國叢林，稱
爲元布袋。以其有聖者之風耳。簡堂機出於

其門說法拈椎詞雄氣偉機鋒圓捷益見元公之垣牆者矣

臨安靈隱寺沙門釋慧遠傳入靈巖徵

釋慧遠眉山彭氏子年十三從藥師院宗辨和尚薙染首諸大慈講肆次參靈巖徹禪師微有所入會圓悟復領旨住昭覺遠投之值悟普說舉龐居士問馬祖不與萬法爲侶因緣遠忽頓悟仆於衆衆掖之起遠乃曰吾夢覺矣至夜小衆遠出問曰淨裸裸空無一物赤骨力貧無一錢戶破家亡乞師賑濟悟曰七珍八寶一時擎遠曰禍不入謹家之門悟曰機不離位墮在毒海遠便喝悟以拄杖擊禪床云喫得棒也未遠又喝悟連喝兩喝遠便禮拜自此機鋒峻發無所抵牾出世初住

臯亭山顯孝宋乾道六年十月十五日詔遷

靈隱上堂僧問即心即佛時如何曰頂分了角僧曰非心非佛時如何曰耳墜金環僧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又作麼生曰頰頂修羅舞柘枝七年二月十五日召入選德殿賜坐孝宗問如何免得生死遠對曰不悟大道終不能免帝曰如何得悟遠曰本有之性究竟無不悟者帝曰悟後如何遠曰悟後始知脫體現前了無毫髮可見之相帝首肯之帝又曰即心即佛如何遠曰目前無法陛下喚甚麼作心帝曰如何是心遠正身叉手立曰只這是帝大悅八年秋八月召遠入東閣賜坐帝曰前日夢中忽聞鐘聲遂覺不知夢與覺是如何遠曰陛下問夢耶問覺耶若問覺而今正是寐語若問夢而夢覺無殊教誰分別夢即是幻知幻即離覺心不動故曰

若能轉物即同如來帝曰夢可既非鐘聲從

甚處起遠曰從問處起帝又問曰前日在此

閣坐忽思得不與萬法爲侶有個見處遠曰願聞帝曰四海不爲多遠曰一口吸盡西江水又如何帝曰亦未曾欠闕遠曰纔涉思惟

古

三

便成剩法正使如斷輪如閃電了無干涉何

以故法無二故見無二見心無別心如天無

二日帝悅賜佛海大師之號淳熙二年乙未

秋示衆說偈曰淳熙二年閏季秋九月旦閑處莫出頭冷地著眼看明暗不相干彼此分

一半一種作貴人教誰賣柴炭向你道不可

毀不可讚體若虛空沒涯岸相喚相呼歸去

來上元定是正月半明年正月忽感微疾果

於上元說偈曰刲折秤鉤掀翻布突出機

先鴉飛不度安坐而逝留七日顏色不異全

身塔焉

常德府文殊寺沙門釋心道傳九

釋心道眉州徐氏子也年三十得度詣成都習唯識自以爲至同舍僧詰之曰三界惟心萬法唯識今目前萬象縱然心識安在道茫

然遂出關周流江淮既抵舒州太平聞佛鑑夜叅舉趙州柏樹子話至覺鐵嘴云先師無

此語莫謗先師好因大疑提撕既久一夕豁然即趨丈室擬敘所悟鑑見便閉却門道曰

和尚莫瞞某甲鑑曰十方無壁落何不入門

來道即拳破窓紙佛鑑即開門揭住云道道

道即以兩手捧鑑頭作口啐而出呈偈曰趙

州有箇柏樹話禪客相傳徧天下多是摘葉

與尋枝不能直下根源會覺公說道無此語

正是惡言當面罵禪人若具通方眼好向此

中辨真假鑑然之裏守請開法天寧擢大別文殊宋宣和改元詔改僧爲德士因上堂曰祖意西來事今朝特地新昔爲比丘相今作老君形鶴氅披銀褐頭包蕉葉巾林泉無事客兩度受君恩所以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

十四

十四

節因緣且道即今是甚麼時節毘盧遮那頂

戴寶冠爲顯真中有俗文殊老叟身披鶴氅且要俯順時宜一人既爾衆人亦然大家成立叢林喜得羣仙聚會共酌迷仙醉同唱步虛詞或看靈寶度人經或說長生不死藥琴彈月下指端發太古之音綦布軒前妙著出神機之外進一步便到大羅天上退一步却入九幽城中祇如不進不退一句又作麼生道直饒羽化三清路終是輪迴一刦身二年

九月詔下復僧上堂曰不掛田衣著羽衣老

君形相頗相宜一年半內閒思想太抵興衰各有時我佛如來預識法之有難教中明載無不委知較量年代正在于茲魔得其便惑亂正宗僧改俗形佛更名字妄生邪解刪削經文鏹鉞停音鉢盂添足多般矯詐欺罔聖

君賴我聖明不忘付囑不廢其教特賜宸章仍許僧尼重新披剃寶謂寒灰再談枯木重榮迷仙耐變爲甘露瓊漿步虛詞翻作還鄉曲子放下銀木簡拈起尼師壇昨朝稽首擎拳今日和南不審祇改舊時相不改舊時人

十四

十五

敢問大衆舊時人是一箇是兩箇良久曰秋風也解嫌狼藉吹盡當年道教灰建炎三年春示衆舉臨濟入滅囑三聖因緣道曰正法眼藏瞎驢滅臨濟何曾有此說今古時人皆妄傳不信但看後三月至閏三月有賊叛衆

請師南奔道曰學道所以生死何避之有
賊至道曰速殺我以快汝心賊即舉槊殘之
白乳上出賊駭引席覆之而去

潭州龍牙寺沙門釋智才傳十

釋智才舒州施氏子早歲服勤於佛鑑及遊
方謁黃龍死心翌日入室死心問曰會得最
初句便會末後句會得末後句便會最初句
最初末後拈放一邊百丈野狐話作麼生會
才曰入戶已知來見解何須更舉轍中泥心
曰新長老死在上座手裏也才曰語言雖有
異至理且無差心曰如何是無差底事才曰
不扣黃龍角焉知領下珠心便打才初住嶽
麓次遷龍牙三十載以清苦蒞衆故衲子畏
敬之又遷雲溪紹興戊午八月望俄集衆付
寺事書偈曰戊午中秋之日出家住持事畢

臨行自己尚無有甚虛空可覓每日垂訓如
常至二十三日再示衆曰涅槃生死盡是空
花佛及衆生並爲增語汝等諸人合作麼生
衆皆下語不契才喝曰苦苦復曰白雲湧地
明月當天言訖輒然而逝火浴獲設利五色

塔寺西北隅

溫州龍翔寺沙門釋士珪傳十一

宗範

釋士珪號竹菴成都史氏子也初依大慈宗
雅和尚出家心醉楞嚴後南遊謁諸尊宿始
參龍門遠禪師以平時所得白遠遠曰汝解
心已極但欠著力開眼耳一日侍立次問曰
絕對待時如何遠曰如汝僧堂中白椎相似
十四珪固措至晚遠抵堂司珪復理前問遠曰閑
十六言語珪於言下大悟正和末住和州天寧紹
興奉詔開山鴈宕能仁時真歇了公居江心

恐珪緣未熟迎至方丈大展九拜以誘溫人
由是人皆翕然歸敬上堂明明無悟有法即
迷諸人向這裏立不得住不得若立則危若
住則暗直須意不停玄句不停意用不停機
此三者既明一切處不須管帶自然現前不
須照顧自然明白雖然如是更須知有向上
事堅拂子曰久雨不晴咄丙寅七月十八日
召宗範長老付後事次日沐浴聲鐘集衆就
座泊然而逝茶毘凡送者均得舍利塔於鼓
山

建康華藏寺沙門釋安民傳十一

釋安民字密印嘉定府朱氏子也初講楞嚴
於成都有聲時圓悟居昭覺因造焉值悟小
參舉國師三喚侍者因緣趙州拈云如人暗
中書字字雖不成文彩已彰那裏是文彩已

彭處民聞心疑之告香入室悟問座主講何
經對曰楞嚴悟曰楞嚴有七處微心八還辯
見畢竟心在何處民多呈義解悟皆不肯民
復請益悟令一切處作文彩已彰會偶僧請
益十玄談方舉問君心印作何顏悟厲聲曰
文彩已彰民聞悅然自謂至矣悟示鉗錐固
指一曰白悟請弗舉話待某說看悟曰諾民
曰尋常拈鉤堅拂豈不是經中道一切世界
諸所有相皆即菩提妙明真心悟笑曰你元
來在這裏作活計民又曰下喝敲床時豈不
是返聞聞自性性成無上道悟曰你豈不見
經中道妙性圓明離諸名相民於言下釋然
於是罷講侍圓悟因悟出蜀居夾山民從行
悟爲衆小參舉古帆未掛因緣民聞未領遂
求決悟曰你問我民舉前話悟曰庭前柏子

民即洞明謂悟曰古人道如一滴投於巨壑殊不知大海投於一滴悟笑曰奈這漢何悟說偈曰休誇四分罷楞嚴按下雲頭徹底參莫學亮公親馬祖還如德嶠訪龍潭七年往返遊昭覺三載翹翔上碧巖今日煩充第一

座百花叢裏現夢曇未幾開法保寧遷華藏大弘圓悟之道後示寂於本山闍維舍利頗臘人或穴地尺許皆得之尤光明瑩潔心舌不壞併建塔焉

成都昭覺寺沙門釋道元傳十三道別

釋道元號徹菴綿州鄧氏子也幼於降寂寺出家受具謁大別道公令看廓然無聖之語忽爾失笑曰達磨元來在這裏道公命參佛鑑佛眼皆蒙賞識又投金山見圓悟呈所見處悟弗許值悟被詔居雲居元從之雖有所

入終以鯁胸之物未散因悟問僧生死到來時如何僧曰香臺子笑和尚次問及元汝作麼生元曰草賊大敗悟曰有人問汝時如何元擬答悟憑陵曰草賊大敗元大徹悟以拳擊之元拊掌大笑悟曰汝見甚麼便如此曰毒拳未報永劫不忘

平江府南峯沙門釋雲辯傳十四音審圓

釋雲辯姑蘇人初依瑞峯章公得度旋謁穹窿圓和尚忽有所得遂通所見圓曰子雖得入未至當也切宜著鞭乃辭扣圓悟值入室纔躡門悟遽曰看脚下辯打露柱一下悟曰何不著實道取一句辯曰師若搖頭某便擺尾悟曰你試擺尾看辯翻筋斗而出悟大笑由是知名住後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曰霸王到烏江僧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曰築

壇拜將僧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曰萬里山河獲太平僧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曰龍吟

霧起虎嘯風生僧曰向上還有事也無曰當面蹉過僧曰真個作家曰白日鬼迷人

南康雲居寺沙門釋善悟傳十五

十四

釋善悟號高菴洋州李氏子年十一得度生有夙慧靈根自發聞冲禪師舉梁武帝問達磨因緣如獲舊物遽曰我既廓然何聖之有中異其語勉之南詢遂謁龍門佛眼一日有僧被蛇咬佛眼問衆曰既是龍門爲甚却被蛇咬悟應聲曰果然現大人相眼器之後傳此語至佛果果曰龍門有此僧東山法道未寂寥爾上堂心生種種法生森羅萬象縱橫信手拈來便用日輪午後三更心滅種種法滅四句百非路絕直饒達磨出頭也是眼中

金屑心生心滅是誰木人携手同歸歸到故鄉田地猶遭頂上一鉗

隆興黃龍寺沙門釋法忠傳十六

釋法中號牧菴四明姚氏子也十九試經得度習天台教悟一心三觀之旨未能泯跡故徧叅名德後至龍門觀水磨旋轉發明述偈

呈佛眼曰轉大法輪目前包裹更問如何水推石磨佛賑曰其中事作麼生忠曰澗下水流長流眼曰我有未後一句待分付汝忠即掩耳而去後至廬山於同安枯樹中絕食清坐宣和間湘潭大旱禱弗應忠躍入龍淵呼曰業畜當兩一尺兩隨至嘗居南嶽每跨虎出遊儒釋皆望塵而拜上堂我有一句子不借諸聖口不動自己舌非聲氣呼吸非情識分別假使淨名杜口毘耶釋迦掩室摩竭大似

掩耳偷鈴未免天機漏泄直饒德山棒臨濟
喝若向牧菴門下祇得一樞千種言萬般說
祇要教君自家歇一任大地虛空七凹八凸
系曰牧庵既悟一心三觀即當揮塵爲台教
吐氣尤以未能泯跡乃徧扣達磨之徒正如

十四

二十一

香象渡河直欲一踏到底所以宜乎纔跨龍
門便能傾湫倒嶽也偉哉世有習三觀者且
指悟之一字不知其爲何物誤認糟粕作醍
醐詆壁觀爲護教豈非師子之蟲耶故淳山
集深斥台教傳佛心印書後卷當刪去蓋令
學者障悟門造地獄業不淺矣

華亭昭慶寺沙門釋法寧傳十七

釋法寧因住沂州馬嶠山故號馬嶠山東密
州莒縣李氏子也初依沂州天寧妙空明和
尚得度參侍既久盡得雲門宗旨出世住沂

之淨居寺大弘雪竇之道紹興間抵華亭青
龍鎮察判章滾母高氏夢天人告曰古佛來
也翌日師至迎之止錢氏園乃建精舍掘地
得鐵磬斷碑佛像之應於是華亭令柳約奏
所建刹賜額曰淨居因省明公于明州雪竇
時郡守莫將請主吉祥哲宗元符余山有精
舍曰靈峯部符改曰昭慶禪院右丞朱諤請
師爲開山第一代無何遷明州廣慧復返昭
慶紹興二十六年丙子正月八日沐浴端坐
十四
說法辭衆而寂世壽七十六僧臘五十九塔
主
全身於寺之東隅

衢州烏巨山沙門釋道行傳十八

釋道行號雪堂處州葉氏子也初依普照英
得度出遊參佛眼一日聞眼舉玄沙築著腳
指話遂大悟住郡南明上堂會得便會玉本

無瑕若言不會碓嘴生花試問九年面壁何如大會拈花南明怎麼商確也是順風撒沙次遷烏巨示衆舉璣和尚問僧禪以何爲義衆雖下語未契厥心衆僧請益璣代云以謗爲義師曰三世諸佛是謗西天二十八祖是謗唐土六祖是謗天下老和尚是謗諸人是謗山僧是謗於中還有不謗者無談玄說妙河沙數爭似雙峯謗得親忽示微疾門弟子教授汪喬年至省遂以後事委之說偈曰識則識自本心見則見自本性識得本心本性正是宗門大病又註曰爛泥中有刺莫道不疑好黎明沐浴更衣加趺而逝閻維獲五色舍利煙所至處舍利纍然齒舌不壞塔於寺

西

安吉州何山沙門釋守珣傳十九

廣鑑英

釋守珣號佛燈即郡之施氏子也初參廣鑑瑛和尚不契遂謁佛鑑隨衆答請邈無所入乃封其衾曰今生若不徹去誓不展此於是晝夜宵立如喪考妣逾七七日忽佛鑑上堂曰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珣聞頓悟鑑曰可惜一顆明珠被這風顛漢拾得也乃詰曰靈雲道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如何是他不疑處珣曰莫道靈云不疑只今覓箇疑處了不可得鑑曰玄沙道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那裏是他未徹處舌珣曰深知和尚老婆心切鑑然之珣拜起呈偈曰終日看天不舉頭桃花爛熳始擡眸至鑑君更有遮天網透得牢關即便休鑑囑令護持是夕展衾厲聲曰這回珣上座穩睡去也圓悟聞竊疑其未然乃曰我須勘過始得令人召

至因與遊山偶到一水潭圓悟推珣入水遽問曰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珣曰潭深魚聚曰見後如何珣曰樹高招風曰見與未見時如何珣曰伸腳在縮腳裏圓悟大稱之後出世初主禾山次天聖徙何山及天寧紹興甲寅謂居士鄭績曰十月八日是佛鑑先師忌

日吾特至矣乞還鄆南至十月四日績遣弟

僧道如訊之珣曰汝來正其時也吾雖與佛鑑同條生終不同條死明早可與我尋一隻小船來道如曰要長者高者珣曰高五尺許越三日雞鳴端坐如平時侍者請偈珣曰不曾作得言訖而逝閻維舌根不壞

眉州象耳山沙門釋袁覺傳二十

佛性

釋袁覺郡之袁氏子出家傳燈寺本名圓覺
郡守墳祠牒誤寫袁字守疑其嫌因戲謂之

十四

三

曰一字名之可乎對曰一字已多也郡守異之已而往大渴依佛性和尚入室陳其所見性曰汝忒煞遠在俾充侍司遷掌賓客佛性每舉法華開示悟入四字令下語又曰待我點頭汝理方是偶不職被斥制中無依乃寓俗士家一日誦法華至亦復不知何者是火何者爲舍乃豁然有省制罷歸寺白性首爲肯之後至雲居見圓悟述所得悟呵之曰本是淨地屙屎作麼於是所疑頓釋紹興丁巳郡守請居象耳法道大振四方英俊宿德鴻儒聞風禮謁室無所容開堂詞辯河傾峽瀉叢林稱之未詳其終

明州天童沙門釋曇華傳二十一

釋曇華字應庵新州汪氏子也生而奇傑不類凡兒年十七依於東禪雜髮首謁遂和尚

畧得染指法味於是徧叅知識靡所契證聞

圓悟住雲居煅學者華往禮依侍悟乃痛

與錐劄值悟返蜀指見虎丘隆禪師侍一載

頃明大事已而訪此菴元命分座於是開堂妙嚴遷歸宗時大慧在梅陽有僧傳華示衆

語大慧見之極口稱歎復寄偈曰坐斷金輪

第一峯千妖百怪盡潛踪年來又得真消息

報道楊岐正脈通虎丘忌日拈香曰生平沒

與撞著這無意智老漢做盡伎倆奏泊不得

從此卸却干戈隨分著衣喫飯二十年來坐

曲肱床懸羊頭賣狗肉知他有甚憑據雖然

一年一度燒香日千古令人恨轉深世稱華

與是二甘露門嘗戒徒衆曰衲僧著草鞋住

院何事口如龍蛇惡窟乎宋隆興元年六月

十三日奄然而化塔全身於東山

臨安府靈隱寺沙門釋德光傳二十二

光化吉月菴果百丈震

釋德光號佛照臨江軍彭氏子也志學之

年即依本郡光化寺吉和尚薙髮受具一日

入室吉問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甚

麼光罔措通夕不寐次日復登方丈請曰昨

蒙和尚垂問既不是心不是佛又不是物畢竟

是甚麼望乞慈悲指示吉乃震威喝曰這

沙彌更要我與你下註脚在拈棒劈脊打出

於是省次謁月菴果應菴華百丈震皆無

所入適大慧奉旨住明州阿育王四海英才

鱗集光亦造焉入室大慧舉竹篦問曰喚作

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箆則背不得下語不得

無語光擬對大慧便棒光豁然大悟從前所

得到此瓦解冰消侍久之宋孝宗慕光道價

降詔命住靈隱一日召問對答稱旨留宿內
觀堂後示寂塔全身於東菴

明高僧傳卷第四

音釋

倚於離切
音漪 旋乃倚切
音尼 聲五交切
音薈 酣直又切
音宥

輶且展切
音撮 賸徒登切
音擗